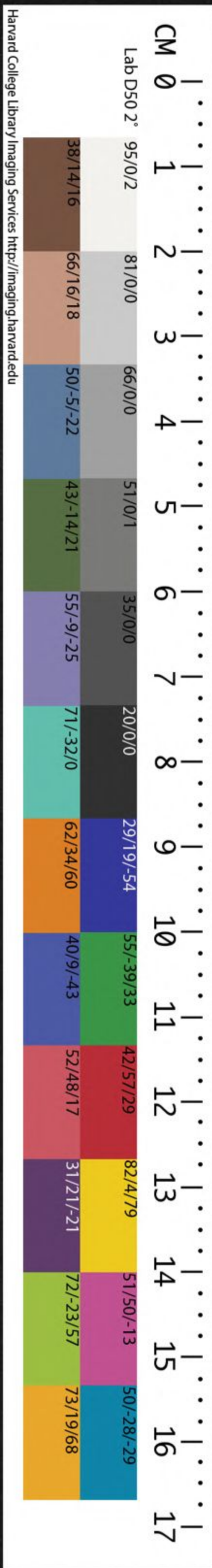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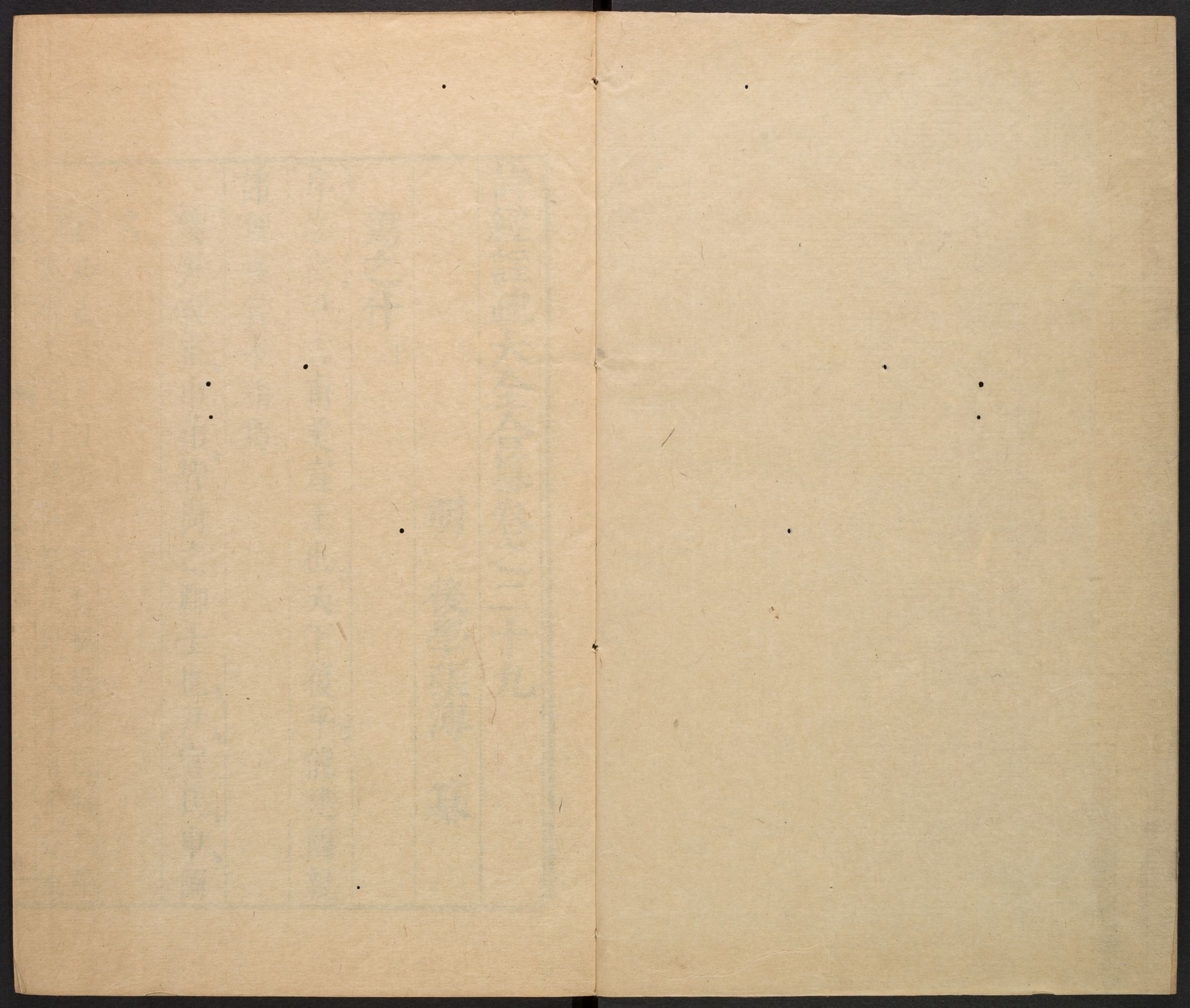
19

T434/1334(1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九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明 後學張溥 纂

蕩之什 下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疏 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爲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爲建。立王國。與此異耳。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臯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爲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爲褒崇也。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爲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爲王官。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宮多以尹爲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

申爲國名

朱子辨說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

三篇
放此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有申有

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

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

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疏

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出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岳之山其山高

大上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侯申伯以伯夷常掌其神

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爲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往宣

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

崧者山形竦然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

稱也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揄也揄

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楠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楠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其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故王肅注尚書。服虔注左傳。鄭於太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

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為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各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

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為西岳安得至於
 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以定
 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
 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
 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
 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
 之外乎此詩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
 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東岳
 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為東岳
 霍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
 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
 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
 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
 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
 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衡霍泰岱皆一山
 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

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
 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
 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
 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
 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
 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
 曠移其神於此今其上俗人皆呼之為南岳
 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
 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
 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
 四岳也是當堯之時姜氏為四伯也周語唯
 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
 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
 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
 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
 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

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百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之中為其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周語稱太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太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孔子間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

詩意故耳

集傳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禎幹屏蔽。

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非也。朱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

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

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傳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

也。

箋。疊疊。勉也。績。繼。于。往。于。於。式。法也。疊疊。然

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

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

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

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之往也。申伯。忠臣

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疏。一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

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言申

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

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為州牧。故

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是謂州牧為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為州牧也。旄丘箋云。侯為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為牧者。侯伯七命。伯亦得為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中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孫矣。定其意者。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嚮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征營之者。王肅云。召

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集傳賦也。疊疊強勉之貌。續繼也。使之繼其

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

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

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

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廬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邦此加地進律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子孫孫與國咸休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傳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

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也公劉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田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

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使其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公人家臣為私屬也存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三公有大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

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知謂冢宰也

集傳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

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

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

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

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則

王之所以待
申伯者厚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鈎膺濯濯。

傳俶作也。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鈎膺。樊纓也。
濯濯。光明也。

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
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
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疏

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
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
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
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
美也。王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騶
蹶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鈎。在膺之樊
纓。濯濯然而光明也。墻垣廐庫。無所不為。
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
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
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鈎者馬婁領之
鈎。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
物。以鈎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
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中車
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
此賜者。以其命為侯
伯。故得車如上公。

言終 卷二十九
集傳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傳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疏毛以為玉。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為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上。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為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

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圭。堯典云輯五瑞。卽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

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集傳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粳。式遄其行。

傳郿地名。

箋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峙。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

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棗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疏

郡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郢。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郢。江漢箋云。岐周周之所起。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營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

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

集傳賦也。郢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

故餞于郟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畱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

嘽嘽。徒行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

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
一 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
一 也。

南豐魯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
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揀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
贈。增也。

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碩大也。吉甫為
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
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釋文

揉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聞
音問。風福鳳反。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

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
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

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
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

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
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今吉甫作
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
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

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
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易稱揉木為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揉之
使善。是為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

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詩者工師樂
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

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
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為長。凡贈遺者。所以增

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
於義。故云贈增也。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

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為樂者。令
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此詩之作

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
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集傳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

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疊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春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

崧高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

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序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焉。

疏

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意同而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

太宰入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是賢能相對為別散

則皆通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

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

言申伯焉。

永嘉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

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傳烝衆物事則法彛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

也

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

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

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

之人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

乃至於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

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

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疏

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

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

從內外而異言之耳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

於六氣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

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

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

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

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六。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菜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上言

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秦誓文。證天從民意也。

集傳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

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

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

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

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其具足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必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慶源輔氏曰、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中興也宜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

箋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

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

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

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疏言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

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

貌之顏色又能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

如是至於為臣則以古訓遵而行之在朝之

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天子為善山甫順之

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群臣施布行之故得

為此明君中興周室賦與人物是布散之

義故以賦為布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

左傳文是順言君須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

集傳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

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

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

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

仲山甫之德

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若以柔嘉維則為入

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傳戎大也喉舌冢宰也

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

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

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王命者王口所自

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

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
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
應。

疏

毛以爲王命仲山甫曰。汝可以爲長官。施
其法度。於是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
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
受命爲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
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
教明美。所爲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
皆發舉而應之也。鄭唯戎字爲異。戎之
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汝施
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
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

先祖。明其先有功。必是始封之君也。上句
云。式是百辟。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
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
王命出入。卽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
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
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
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
命也。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
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
事。是謂奏事。謂復也。

集傳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
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

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疾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廬陵彭氏曰。續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傳將行也。

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

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疏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

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

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

集傳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朱子曰：只是本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

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強，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箋：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

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

釋文

毳本又作脆

疏

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

茹毛亦其事也

集傳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傳儀宜也愛隱也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

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

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袞職者不敢斥王言之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疏

毛以為人亦有言德之在人。比於無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獨行之耳。故服袞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為匹。愛為惜為異。表記

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

集傳賦也。輜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

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

言經 卷二十九
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

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豐城朱子曰。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卽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箋祖者。將行犯軼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軼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

也

疏

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既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見其所乘之駟，牡業業然，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乃乘其駟，牡彭彭然而行。八鸞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往築城於彼東方也。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也。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云蓋去

薄姑而遷於臨菑，毛詩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集傳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

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

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

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

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

安其心。

疏

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

谷風凱風也。

集傳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

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育萬物者也。以其遠

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

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

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

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定宇陳氏曰：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

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疏

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

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王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中，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

魏皆姬姓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朱子辨說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

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戎大虔固其執也庭直也

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而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疏毛以為此奕奕然之梁山其傍本遭洪水之災維禹治之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

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侯伯。王身自命之。云汝當紹繼祖考之舊職。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當早起夜臥。非有懈怠。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楨榦。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君。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為異。宣王平定厲王之亂政。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曾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

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為復禹之功也。下云介圭入覲。即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為侯。

集傳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

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

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倅革金厄。

傳：修，長張大；覲，見也；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鳥蠲也。

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

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
 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
 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棊箄篚漆簞以為車
 蔽。今之落也。鈎膺樊纓也。省上曰錫刻金飾
 之。今當盧也。倅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
 纏搯之。

釋文

璆其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
 孔安國云。璆玲美玉也。鄭注尚書云。璆

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綏本
 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鞞苦弘反。沈又音
 泓。亦作鞞。胡肱反。又茲。三同。幘
 莫歷反。一音茂。木又作箠同。

疏

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
 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

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
 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
 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王於是錫賚韓
 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
 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箄。為車之蔽。
 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
 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鳥。馬
 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
 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鞞於軾中。
 虎皮淺毛幘覆其軾。倅皮為轡首之革。此革

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搯之以此為異。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

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以韓侯入覲為行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

三享。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禹貢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以圭為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箋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

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為軾中，蓋相傳為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幟字，禮記作帟。周禮作禛，字異而義同。王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禛豕禛，皆以有毛之皮為幣。此云淺幟，則以淺毛之皮為幟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月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幟與天官幕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幕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

幕為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綏，巾之面，施諸臂前。授綏而云：施諸臂。明在軾上。故云：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軾，軾即軾傍之立木。此幘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鳥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以：大綏共旒一物，不應重出，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木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弗。明吉車之等漆之也。巾車注云：鈎婁，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鈎以金為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剝飾之。案釋言云：釐，剝也。郭璞云：釐音狸，舍人曰：釐謂毛也。蜀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剝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氍毹，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鏤錫，施鏤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為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也。案中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倕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益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二處也

集傳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綬章，染鳥羽，或莨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脊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幘，覆式也。字一作幣，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條

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纏搯轡首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蔌菜穀也。筍竹也。蒲蒲弱也。

箋祖將去而祀，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

示行不畱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釋文

有本亦作殺。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菽音速。筍字或作筭。弱音弱。

疏

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為祖道之祭。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殺饌之物。維何乎。乃以魚之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菽菜之物。維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畱於是也。菽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菽。菜殺對肉殺。

故云菜殺謂為菹也。若平常菹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菹為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案字書包魚毛燒肉也。魚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烝，煮日魚。然則魚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魚。然則包魚與魚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為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為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入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齧以苦酒或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齧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於酒殺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又由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匱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

集傳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藾，菜殺也。筍，竹萌也。蒲，蒲蕝也。且多

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杜詩注曰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壘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
慶源輔氏曰酒之多及眾也殺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靚也

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

娣眾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豷豷在汾水之上

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娣

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

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

榮也氣有榮光也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

者舉其貴者爛爛燦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疏

釋詁云墳大也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知蹶父卿士

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爲王聘使之入故知卿士也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莒在東夷不爲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不徧引之也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

太王其意亦爲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謂旣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

集傳賦也此言韓侯旣覲而還遂以親迎也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

之卿士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勝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

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傳姑蹶父姓也訐訐大也甫甫然大嘒嘒

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

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

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

魚羣獸備有言饒富也慶善也蹶父既善韓

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

其婦道有顯譽

釋文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倍訐況甫反爾雅云虎竊毛曰麀貓麀音仕版反

疏 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

集傳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訐訐南南大也。嘖嘖眾也。猶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

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傳師眾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
 時衆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
 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
 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
 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
 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
 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
 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
 其為天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
 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實當作寔趙魏之
 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
 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
 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歛
 是賦稅使如故常

釋文

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
 貉云北方人也貊本亦作貊音毗

疏

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
 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

時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人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王治州內因王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

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總領之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王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爲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臯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

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為撫謂撫柔之也。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何時也。時節百蠻貢獻往來，謂來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為其來去之節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經傳說，獬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獬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獬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獬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獬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獬種。故知為獬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獬狁字。獬者，城也，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

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凡言實者，已有其事。今此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墉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歛，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釋

獸云、貉曰狐、其子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疏云、貉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熊、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熊有黃黑、有赤黑、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貉言皮、則豹熊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集傳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

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貉猛獸名、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

此城、如召伯營謝、山南城、齊春秋諸侯城邢

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

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

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劔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

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壘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徹田為糧

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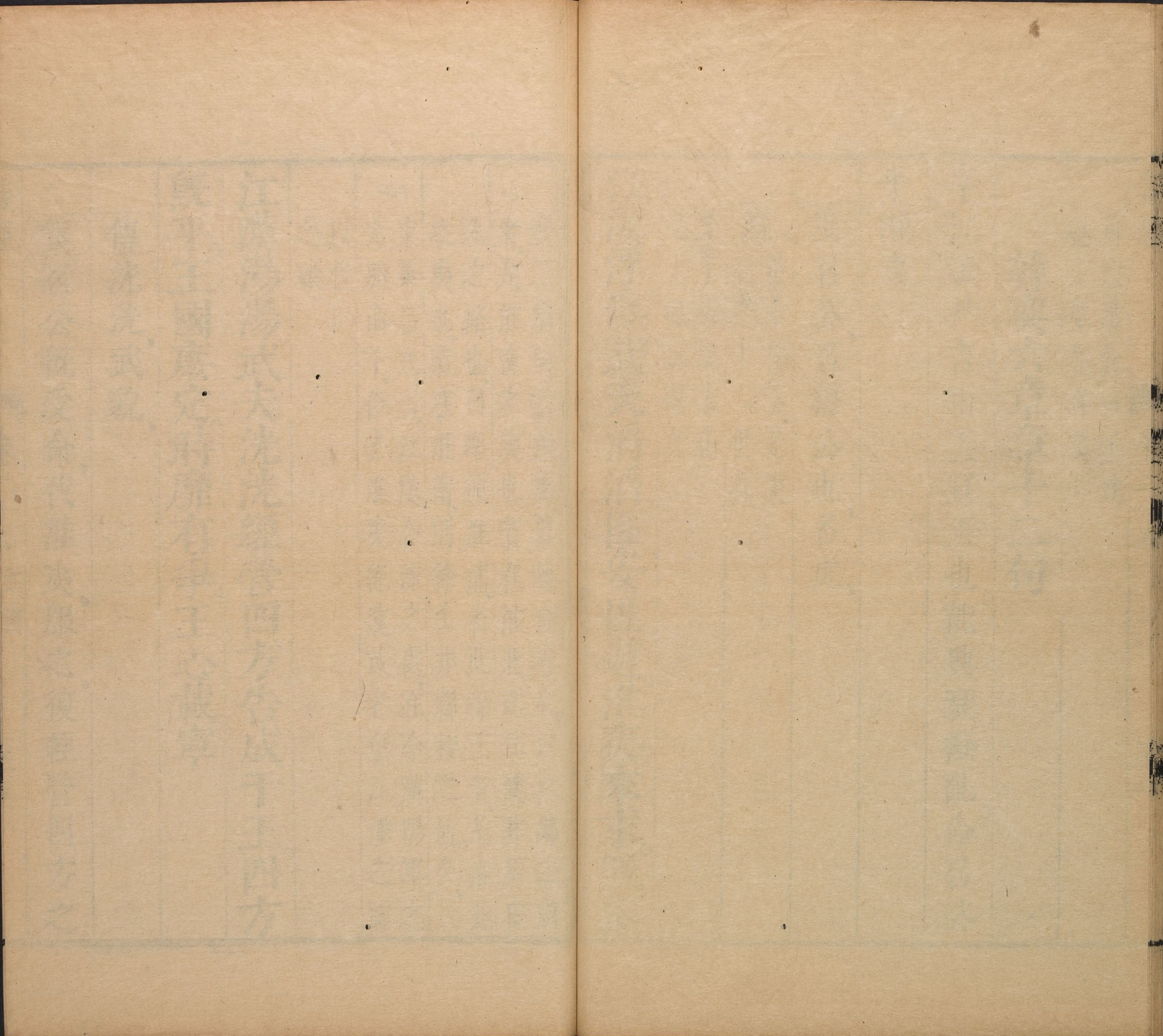
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疏

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朱子辨說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滄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傳洸洸，武貌。

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

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庶
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
此述其志也

釋文

易書羊反以車
曰傳以馬曰遽

疏

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
之事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
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
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上言
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
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
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王
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

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也知非召
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下理則是召
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
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集傳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 此章言既伐
而成功也

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
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
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

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北伐獫狁南征蠻荆
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
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
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

慶源輔氏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棄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傳召虎召穆公也

箋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

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

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

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

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

此言者。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

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

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釋文

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一本無兵字又一本本兵操作急躁

疏

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辭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

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釋言文棘作械音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厚歛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僖四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將還師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

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虜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憾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躁字則慘非也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

集傳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許而命召虎也。

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儉法之事。

然武事初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正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

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肇，謀。敏，疾。戎，

大公事也。

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管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

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釋文

來毛如字。鄭音賚。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肇音兆。韓詩云長也。

疏

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釋言文。旬作徇。音義同。旣以旬爲徧。

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三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

集傳賦也。甸，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汝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三山李氏曰：十日為甸，則甸訓徧明甚。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

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

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禎榦也。我之命虎以來，甸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用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

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瓚，文人文德之人也。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瓚，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美德見記者，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

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釋文

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倛。錫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

疏

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卣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得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

使天子得萬年之壽。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侯有鬯草生郊。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入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也。箋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

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士田。大於故耳。未成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在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

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集傳賦也。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

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廬陵羅氏曰：爾雅，鬯，卣，鬯注，尊，鬯為上。鬯為下。卣，居中。

壘，山謝氏曰：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傳對遂考成矢施也。

箋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

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疏

毛以為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

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萬壽。又令此明。明天子其善聞不復有已時。又施布其文德。以和洽此四國。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集傳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

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

言經 卷二十九
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邠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邠其睂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

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考古圖曰：邠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邠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大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卽功而論

也。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

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

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

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

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

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

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

疏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

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

是立武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常。非言宣王終

始有常，故因以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

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

中軍是也。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

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綏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動，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

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朱子辨說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

祖皇甫為大師

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

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

者今大師皇甫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

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於其祖者因有世功於

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故之言警也警戒

六軍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

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疏毛以為赫赫然顯盛明明然昭察者宣王也命卿士南仲於太祖之廟使為元帥親

兵又命為太師之公者皇氏使之監撫軍眾
 觀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
 六軍之眾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
 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
 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
 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
 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
 卿士以南仲為太祖者太祖三公皇父也此
 人為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
 肅之既已戒勅之以此為異釋訓云赫赫
 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
 貌是赫赫為盛之意也舍人曰明明言其明
 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
 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
 謂命此皇父為太師毛以南仲卿士文在太
 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皇

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為太
 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
 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
 皇父新為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
 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
 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
 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
 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
 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
 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
 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
 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皇
 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
 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
 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
 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

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以戒為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

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桓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也。

集傳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

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不安。故其言如此。
壘山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曰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勸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釋文

陳如字。徐直觀反。行戶剛反。列也。

疏

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眾左右陳列而為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為異。以王謂之而使命

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厓一物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

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釋三有事文同。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

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集傳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

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

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

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

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釋陳騷動也。

箋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思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釋文

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遙反。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

作舒 徐也

疏 毛以為上言戒敕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威存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徐方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

為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凡人之心莫不初勤後惰况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敖遊繼之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箋以紹遊各自言匪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集傳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

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

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

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傳：虎之自怒，虓然。濱，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箋：進，前也。敦，當作屯。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釋文：闕，呼減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虓，火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孚。陳，

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仍，如字。本或作仍，音

同

疏

毛以為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闐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厓之上就而執其眾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異虜者囚係之名為人虜獲是屈服也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為前敦訓為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集傳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闐奮怒之貌虓虎

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

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

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緜緜

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

箋。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釋文

縣如字韓詩作民氏同

疏

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

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箋以傳大畧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鷂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即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流取其盛大耳。縣縣舒緩之意故爲靜也。以上文說其勇猛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既服淮浦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疆弱相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集傳賦也。擘擘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懸懸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來。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傳猶謀也。來王庭也。

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

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

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

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謀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陣。徐國已來告服。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

言終
卷二十九
不必在王
軍之庭也。

集傳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恃。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

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華谷嚴氏曰。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狃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

言終
卷二十九
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卽武王戰于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爲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躡。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
上使凡伯來聘。

釋文

卬音仰。此及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

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凡國伯爵禮

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瘵病夷常也。罪

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

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

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屈

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

皆勞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蝨賊之害禾

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歛。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

王所下大惡。

釋文

瘳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蟀本又作蝨。音牟。

疏

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

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天。以異其文。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

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罪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

罟云。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

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

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蝨賊者。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箋以蝨賊

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也。言日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日，俗本為自誤也。

集傳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屈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小人為之

蝨賊，刑罪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廬陵羅氏曰：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艷二音，說文作閹，音淹，與此通用。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

傳收，拘收也。說赦也。哲，知也。

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

反也。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釋文

覆芳服反。服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知音智。王申毛如字。

疏

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

則傾敗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人。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智者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故云城猶國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

亦成國。任姒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極。死。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集傳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蝨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傳寺近也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鴉惡聲之鳥。喻褒似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疏

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滕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

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

集傳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似也。傾覆懿美也。梟鴉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鴉。蓋以其多言。

言經 卷二十一
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
一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
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
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
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
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
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鞠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隱。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傳伎。害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箋：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

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釋文

計反。燥也。禕音輝。禕是禕衣。纁，木亦作

同 纁

疏

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

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則為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知其非，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紉，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伎者以心伎格前人，為之患害也。釋言云：爽

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自古者天子以

下，皆祭義文也。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

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借

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

神有多少，因而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

紘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

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禕，則人君

耕籍，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衮冕也，諸侯自

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

紘，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

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

之，所以下天子，天子籍田在南郊，諸侯籍田

在東郊，亦此意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

躬耕帝籍，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

公而誤耳。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七尺曰仞，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仞，是仞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太昕之朝者，彼注云：李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

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感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

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繭，以繭是夫人之事。王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禕者，彼注云：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禕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纁，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纁也。凡纁，每纁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

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集傳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

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

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

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

無常，既以譖妄唱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

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

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

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

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

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疏

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

狄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以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

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逆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

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徵祥於神。故神不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

集傳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

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

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

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

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

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

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

也。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祇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

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傳優渥也。幾危也。

箋優寬也。天下羅網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疏毛以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其可憂之狀。天之所下此災異之羅網。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寬。幾為近。為異。傳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箋以天之降

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上寬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鬻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傳藐藐大貌鞏固也

箋檻泉正出涌出也鬻沸出貌涌泉之源所

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惡政不先已不

後已恠何故正當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

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疏言鬻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潰湧而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所憂憂此惡政怨恨何故不從我之先何故

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惡，故以歲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使之保守主位，無喪邦國也。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下云無忝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反言以見意，而言不指斥是微歲之也。

集傳興也。窟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

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箋閔病也

疏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朱子辨說召旻以下不成文理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卒荒

傳圉垂也

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瘖病也病乎幽王之

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

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國中至

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疏言比旻天之王者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戍之法比天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

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

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小旻云昊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昊天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內

訖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

政下土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

亦然也。荒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

集傳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

之詩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傳訌潰也。椽天椽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

疏

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比天之王者。下此刑罰羅網之法於天下。諂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蝨賊之害禾稼然。又自潰潰亂相陷以罪人。

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椽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傳註潰之義，以註字從言，故知註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註為潰。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天官闔人，注云：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官。秋官司刑，注云：官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闕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也。若然，秋官掌戮，注云：墨者使守門，闔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闔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

者。按周禮序官，闔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闔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闔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圓遊亦如之。注云：圓，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圓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闔人，是闔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園，則墨刑皆亦為闔，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闔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園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闔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闔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

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
 常近牀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
 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於是邪正並行
 情貌相越遂能迷用視聽因惑愚主謂其智
 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
 滅亡多由此作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
 不當滅國之道也故謂之謀滅王國也已

集傳賦也訏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

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

回遁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蝨賊昏椽

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

所以致亂也

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
 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
 容之曰蝨賊內訏蓋蝨賊之害稼亦在內而
 不在外也指昏椽而言并闔宦在其中矣

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

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貶隊

也

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

道之缺。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釋文

臯音羔。訛音紫。窳音庾。裴駟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業如字。一音五。答反。隊直類反。又作墜。

疏

上言小人为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狀。小人在位。臯臯然志識頑鈍而不知治道。訛訛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

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怖。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貶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釋訓云。臯臯。珣珣刺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從眠。字音。

集傳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

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

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

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

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

樹上之棲苴。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

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疏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遂水流者。故

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

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

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

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集傳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沈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糲。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今則病賢也。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糲。替廢况。茲也。引長也。

箋富福也。時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

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

麤。而此昏秣之黨。反食精糲。女小人耳。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

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

釋文糲皮賣反。况音況。糲蘭未反。沈音賴。又音厲。長如字。又張丈反。率字又作率。音

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舂為八斗。音子沃反。

疏

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

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穢佞也又言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

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也又言彼宜食疏

今乃反食精糲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

何不早日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

此亂之事使更長也爾雅之訓况為賜也

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况為滋滋又為

益箋以疏糲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

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椽之黨食精也

職况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

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

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

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

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

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

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

集傳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糲也稗則精矣替

廢也兄况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

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

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

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

况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渴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傳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

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

外灌焉。今池渴。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

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

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

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猶徧也。今

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

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

釋文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

疏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

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

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

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內之地中無

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

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

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菴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

集傳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

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

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傳辟闢蹙促也

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疏

於感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集傳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

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

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

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

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

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

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

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

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因其首章稱昊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

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

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

之哀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

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

句

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九終

